

宋史

第九
第十册

蘇子瞻
和
PDG

宋史卷三百九十四

列傳第一百五十三

胡紘

何澹

林栗

高文虎

陳自強

鄭丙

京鏜

謝深甫

許及之

梁汝嘉

胡紘字應期處州遂昌人淳熙中舉進士紹熙五年以京鏜薦監都進奏院遷司農寺主簿祕書郎韓侂冑用事逐朱熹趙汝愚意猶未快遂擢紘監察御史紘未達時嘗謁朱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鷄尊酒以中未爲乏也遂去及是劾趙汝愚且詆其引用朱熹爲僞學梟首汝愚遂謫永州汝愚初抵梟去國搢紳大夫與夫學校之士皆憤悒不平疏論甚眾侂冑患之以汝愚之門及朱熹之徒多知名

士不便於己欲盡去之謂不可一一誣以臯則設爲僞學之目以
擯之用何澹劉德秀爲言官專擊僞學然未有誦言攻黨者獨紘
卓疏將上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沈繼祖以追論程頤得爲察官紘
遂以藁授之繼祖論熹皆紘筆也寧宗以孝宗嫡孫行三年服紘
言止當服期詔侍從臺諫給舍集議釋服於是徙紘太常少卿使
車定其禮旣而親饗太廟紘旣解言責復入疏云比年以來僞學
猖獗圖爲不軌動搖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臺諫
出殂力而排之故元惡殞命羣邪屏跡自御筆有救偏建中之說
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倡爲調停之議取前日僞學之姦黨次
第用之以冀幸其它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爲戒
陛下何未悟也漢霍光廢昌邑王賀一日而誅羣臣一百餘人唐
五主不殺武三思不旋踵而皆斃於三思之手今縱未能盡用古

法亦宜且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俄遷紘起居舍人詔僞學之黨
宰執權住進擬用紘言也自是學禁益急進起居郎權工部侍郎
移禮部又移吏部坐同知貢舉考宏詞不當而罷未幾學禁漸弛
紘亦廢棄卒于家

何澹字自然處州龍泉人乾道二年進士累官至國子司業遷祭
酒除兵部侍郎光宗內禪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澹本周必大所
厚始爲學官二年不遷畱正奏遷之澹憾必大及長諫垣卽劾必
大必大遂策免澹嘗與所善劉光祖言之光祖曰周丞相豈無可
論第其門多佳士不可併及其所薦者澹不聽時姜特立譙熙載
以春坊舊恩頗用事一日光祖過澹因語澹曰曾龍之事不可再
澹曰得非姜譙之謂乎旣而澹引光祖入便坐則皆姜譙之徒也
光祖始悟澹謾諾明年澹同知貢舉光祖除殿中侍御史首上學

術邪正之章及奏名光祖被旨入院拆號與澹席甫偪澹曰近日風采一新光祖曰非立異也但嘗爲大諫言者今日言之耳旣出同院謂光祖曰何自然見君所上章數夕恍惚餌定志丸它可知也進御史中丞澹有本生繼母喪乞有司定所服禮寺言當解官澹引不逮事之文乞下給諫議之太學生喬嘉朱有成等移書於澹謂足下自長臺諫此綱常之所係也四十餘年以所生繼母事之及其終也反以爲生不逮而不持心喪可乎奉常禮所由出願以臺諫給舍議之識者有以闕之矣澹乃去終制除煥章閣學士知泉州移明州寧宗卽位朱熹彭龜年以論韓侂冑俱絀澹還爲中丞怨趙汝愚不援引汝愚時已免相復詆其廢壞壽皇良法美意汝愚落職罷祠又言專門之學流而爲僞願風厲學者專師孔孟不得自相標榜除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遷知樞密院吳曦

賄通時宰規圖帥蜀未及賄澹韓侂胄已許之澹持不可仇胄怒
曰始以君肯相就黜僞學汲引至此今顧立異邪以資政殿大學
士提舉洞霄宮起知福州澹居外常怏怏失意以書祈侂胄有曰
迹雖東冶心在南園南園侂胄家園也侂胄憐之進觀文殿學士
尋移知隆興府後除江淮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移使湖北兼知
江陵奉祠卒贈少師澹美容善談論少年取科名急於榮進阿
附權奸斥逐善類主僞黨之禁賢士爲之一空其後更化兇黨俱
逐澹以早退幸免優游散地幾二十年

林栗字黃中福州福清人登紹興十二年進士第調崇仁尉教授
南安軍宰相陳康伯薦爲太學正守太常博士孝宗卽位遷屯田
員外郎皇子恭王府直講時金人請和約爲叔姪之國且以歸疆
爲請栗上封事言前日之和誠爲非計然徽宗梓宮慈寧行殿在

彼爲是而屈猶有名焉今日之和臣不知其說也宗廟之讎而事之以弟姪其忍使祖宗聞之乎無唐鄧則荆襄有齒寒之憂無泗海則淮東之備達于真揚海道之防徧于明越矣議者皆言和戎之幣少養兵之費多不知講和之後朝廷能不養兵乎今東南民力陛下之所知也朝廷安得而不較乎且非徒無益也已與之歲幣是畏之矣三軍之情安得不懈弛歸正之心安得不攜貳爲今日計宜停使勿遣遷延其期比至來春別無動息徐於境上移書諭以兩國誓言敗之自彼信不由衷雖盟無益自今宜守分界休息生靈不煩聘使之往來各保疆場之無事焉用疲弊州縣以奉犬羊之使乎孝宗懲創紹興權臣之弊躬攬權綱不以責任臣下栗言人主蒞權大臣審權爭臣議權王侯貴戚善撓權者也左右近習善竊權者也權在大臣則大臣重權在邇臣則邇臣重權在

爭臣則爭臣重是故人主常患權在臣下必欲收攬而獨持之然
未有能獨持之者也不使大臣持之則王侯貴戚得而持之矣不
使邇臣審之爭臣議之則左右近習得而議之矣人主顧謂得其
權而自執之豈不誤哉是故明主使人持權而不以權與之收攬
其權而不肯獨持之至有以鹿爲馬以鷄爲鸞之語方奉對時讀
至人主常患權在臣下必欲收攬而獨持之孝宗稱善栗徐曰臣
意尙在下文執政有訴於孝宗曰林栗謂臣等指鹿爲馬臣實不
願與之同朝乃出知江州有旨省併江州屯駐一軍栗奏辛巳甲
申一再犯兩淮賴江州一軍分布防扼故舒蘄黃三州獨不被寇
本州上至鄂渚七百里下至池陽五百里平時屯戍誠若無益萬
一有警鄂渚之戍上越荆襄池陽之師下流增備中間千里藩籬
誠爲虛闕無以一夫之議而廢長江千里之防由是軍得無動以

吏部員外郎召冬至有事南郊前期十日百執事聽誓戒會慶節
有旨上壽不用樂迨宴金使乃有權用樂之命栗以爲不可致書
宰相不聽乃乞免充舉冊官以狀申朝廷曰若聽樂則廢齋廢齋
則不敢以祭祖宗二百年事天之禮今因一介行人而廢之天之
可畏過於外夷遠矣不聽兼皇子慶王府直講有旨令二王非時
招延講讀官相與議論時政期盡規益栗以爲不可疏言漢武帝
爲戾太子開博望苑卒敗太子唐太宗爲魏王泰立文學館卒敗
魏王古者教世子與吾祖宗之所以輔導太子諸王惟以講經讀
史爲事它無預焉若使議論時政則是對子議父古人謂之無禮
不可不畱聖意除右司員外郎遷太常少卿太廟祫享之制始祖
東向昭南向穆北向別廟神主祔于祖姑之下隨本室南北向而
無西向之位紹興乾道閒懿節安穆二后升祔有司設幄西向逮

安恭皇后新附有司承前失其西向之位幾與僖祖相對栗辨正
之除直寶文閣知湖州栗朝辭曰臣聞漢人賈誼號通達國體其
所上書至於痛哭流涕者考其指歸大抵以一身論天下之勢其
言曰天下之勢方病大瘡非徒瘡也又苦蹊鑿又類辟且病痲臣
每見士大夫好論時事臣輒舉以問之今日國體於四百四病之
中名爲何病能言其病者猶未必能處其方不能言其病而輒處
其方其誤人之外必矣聞臣之言者不忿則默閒有反以詰臣卽
對之曰今日之病名爲風虛其狀半身不隨是也風者在外虛者
在內真氣內耗故風邪自外而乘之忽中於人應時僵仆則靖康
之變是也幸而元氣猶存故仆而復起則建炎之興是也然元氣
雖存邪氣尙盛自淮以北皆吾故壤而號令不能及正朔不能加
有異於半身不隨者乎非但半身不隨而已半身存者凜凜乎畏

風邪之乘而不能以自安也今日論者譬如痿人之不忘起癸必
賢智之士然後與國同其願哉而市道庸流口傳耳受苟欲嘗試
以售其方則蕩熨鍼石襍然並進非體虛之人所宜輕受也聞之
醫曰中風偏廢年五十以下而氣盛者易治蓋真氣與邪氣相敵
真氣盛則邪氣衰真氣行則邪氣去然真氣不充滿於半存之身
則無以及偏廢之體故欲起此疾者必禁其嗜欲節其思慮愛其
氣血養其精神使半存之身日以充實則陽氣周流脉絡宣暢將
不覺舍杖而行若急於愈疾而不顧其本百毒入口五臟受風風
邪之盛未可卒去而真氣之存者日以耗亾故中風再至者多不
能救臣愚有感於斯言竊謂賈誼復生爲陛下言無以易此知與
化軍又移南劔除夔路提點刑獄改知夔州加直敷文閣夔屬郡
曰施州其羈縻郡曰思州施民譚汝翼者與知思州田汝弼交惡

會汝弼卒汝翼帥兵二千人伐其喪汝弼之子祖周深入報復民
交於二州之境施黔大震汝翼復繕甲兵料丁壯以重幣借兵諸
洞而乞師於帥府栗曰汝翼實召亂者移檄罷兵乃選屬吏往攝
兵職以漸收汝翼之權命兵馬鈐轄案閱諸州密檄至施就攝州
事汝翼不之覺已乃皇遽遁入成都事聞孝宗親札賜栗及成都
制置使陳峴曰田氏猶是羈縻州郡譚氏乃夔路豪族又且首爲
釁端帥閫不能彈壓縱其至此如尙不悛未免加兵除其元惡時
汝翼在成都聞之逃歸調集家丁及役八砦義軍列陳于沱河橋
與官軍戰潰汝翼遁去俘其徒四十有三人獲甲鎧器仗三萬一
千栗取其巨惡者九人誅之田祖周由是懼與其母冉氏謀獻黔
江田業計錢九十萬緡以贖臯蠻徵遂安旣而汝翼入都訴栗受
田氏金詔以汝翼屬吏省劄下夔州栗親書奏狀繳還併辯其事

上大怒會近臣有救解者尋坐栗身爲師臣擅格上命鐫職罷歸
旣而理寺追究事白貸汝翼外幽置紹興府居頃之詔栗累更事
任清介有聞復直寶文閣廣南西路轉運判官就改提點刑獄又
改知潭州除祕閣修撰進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召對便殿奏乞
倣唐制置補闕拾遺左右各一員不以糾彈爲責從之除兵部侍
郎朱熹以江西提刑召爲兵部郎官熹旣入國門未就職栗與熹
相見論易與西銘不合至是栗遣吏部趣之熹以腳疾請告栗遂
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
自推尊所至輒攜門生十數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
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俾之入奏將
置朝列以次收用而熹聞命之初遷延道途邀索高價門生迭爲
游說政府許以風聞然後人門旣經陞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

傲睨累日不肯供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緣熹旣除兵部郎官在臣合有統攝若不舉劾厥臯惟均望將熹停罷姑令循省以爲事君無禮者之戒上謂其言過當而大臣畏栗之強莫敢深論太常博士葉適獨上封事辯之曰考栗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其中謂之道學一語無實最甚蓋自昔小人殘害良善率有指名或以爲好名或以爲立異或以爲植黨近忽勘爲道學之目鄭丙唱之陳賈和之唐要路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務潔修粗能操守輒以道學之名歸之殆如喫菜事魔影迹犯敗之類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栗爲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襲鄭丙陳賈密相傳授之說以道學爲大學文致言語逐去一熹固未甚害第恐自此游辭無實讒言橫生善良受害無所不有願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絕欺罔於旣形摧抑暴橫以

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於是侍御史胡晉臣劾栗罷之出知
泉州又改明州奉祠以卒諡簡肅栗爲人強介有才而性狷急欲
快其私忿遂至攻詆名儒廢絕師教殆與鄭丙陳賈何澹劉德秀
劉三傑胡紘輩黨邪害正者同科雖疇昔論事雄辯可觀不足以
蓋晚節之謬也

高文虎字炳如四明人禮部侍郎閔之從子登紹興庚辰進士第
調平江府吳興縣主簿曾幾守官在吳文虎從之游故聞見博洽
多識典故除國子正遷太學博士孝宗幸兩學祭酒林光朝訪文
虎具儀注文虎輯國朝以來臨幸故事授之兼國史院編修官與
修四朝國史出知建昌軍擢將作丞兼實錄院檢討官修高宗實
錄又兼玉牒所檢討官修神宗玉牒自熙寧以來史氏淆穢人無
所取信文虎盡取朱墨本刊正繆妄一一研覈既奏御又修徽宗

王牒考訂宣和崇觀以來尤爲詳審宣宗卽位遷軍器少監兼將
作監遷國子司業兼學士院權直遷祭酒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
兼祭酒升實錄院同修撰同修國史韓侂冑用事旣逐趙汝愚朱
熹以其門多知名士設僞學之日以壅之遂命文虎草詔曰向者
權臣擅朝僞邪朋附協肆姦宄包藏禍心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朕
舊承慈訓膺受內禪陰謀壞散國勢復安嘉與士大夫厲精更始
凡曰淫朋比德幾其自新而曆載臻茲弗迪厥化締交合盟窺伺
閒隙毀譽舛迕流言閒發將以傾國是而惑衆心甚至竊附於元
祐之衆賢而不思實類乎紹興之姦黨國家秉德康寧弗汝瑕殄
今惟自作弗靖意者漸于流俗之失不可復反與將狃于國之寬
恩而罰有弗及與何其未能洗濯以稱朕意也朕旣深詔二三大
臣與夫侍從言議之官益維持正論以明示天下矣諭告所抵宐

各改視回聽毋復疑似之說以惑亂世俗若其遂非不悔怙終不悛邦有常刑必罰毋赦西掖詞命舊率以數人共一詞文虎以爲非所以崇訓戒贊人才也廼人人各爲之遷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又兼祭酒拜翰林學士兼侍讀實錄院修撰修國史除華文閣學士知建寧府力勾祠提舉太平興國宮以臺臣言奪職卒文虎以博洽自負與胡絃合黨共攻道學久司學校專困遏天下士凡言性命道德者皆絀焉

陳自強者福州閩縣人字勉之登淳熙五年進士第慶元二年入都待銓自以嘗爲韓侂冑童子師欲見之無以自通適僦居主人出入侂冑家爲言於侂冑一日召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侂冑設褥于堂鄉自強再拜次召從官同坐侂冑徐曰陳先生老儒曰沒可念明日從官交薦其才除太學錄選博士數月轉國子博士又